

而已。嗚呼！精神不滅，吾師千古。主義不亡，民國長春。神靈顯赫，率英士與執信以助黨軍革命之成。北望燕雲，涕零不止。魂兮歸來，鑒此愚誠。嗚呼！尙饗！

一二 祭蔡松坡文

梁啓超

蔡公松坡之喪歸自日本止於上海將反葬乎湖南友生梁啓超既¹與於²旅祭更率厥弟啓勛厥子思順思成等敬絜清酒庶羞奠君之靈而哭之以其私曰：

嗚呼！自吾松坡之死，國中³有井水飲處皆哭，寧更待吾之費詞。吾松坡宜哭我者，而我今哭焉；將何以塞余悲？君之從我甫⁴總角耳。⁵一彈指二十年於茲。長沙講學隅坐之間難，⁶東京久堅町接席之笑語，吾一閉目而曖然如見之。爾後合併之日雖不數數，然書札與魂夢，日相⁷濡沫而相因依。客歲秋冬間滅燭對榻之密畫，與夫分攜臨歧之訣語，一句一字，吾蓋永刻骨而鏤脾。三月以前，海上最後之促膝，君之⁸瘡聲尪貌與其精心浩氣，今尙鬢鬚而依稀。吾松坡乎！吾松坡乎！君竟中道棄余，而君且奚歸！

嗚呼！庚子之難，君之先輩與所親愛之友，聚而殲焉。君去死蓋間不容髮。君自是發奮而

治軍，死國之心已決於彼日。乙巳廣西不死；辛亥雲南不死；去冬⁹護國寺街不死；今春¹⁰青龍嘴不死；在君固常視一命爲有生之¹¹餘仇。今爲國一大事而死，死固當其職。雖然，吾松坡之報國者，如斯而已耶？不獲自絕域以¹²馬革裹尸歸來，吾知君終不瞑於泉窟。

嗚呼！君生平若有隱痛，我不敢以告人。要之今日萬惡社會，百方蹙君於死，吾復何語以叩蒼旻！嗟乎！松坡乎！汝生而靡樂，誠不如死焉而反其真。而翁枯守泉壤者十有五載，待君而語苦辛。君之師友在彼者亦已泰半，各豁寃抱迓君而相親。嗟乎！松坡乎！斯世之人，既不可以與處，君毋亦逃空寂以全其神！其更勿齋所苦以相諱告，使九淵之下永噫而長噭。

嗚呼！余天下之不祥人也，而君奚爲乎晤吾？屈指平生素心之交，復幾許，棄我而去者若隕籜，相繼而幾無復餘。遠昔勿論，近其何如。¹³孺博、遠庸、覺頓、典虞，其人皆¹⁴萬夫之特，未四十

而摧折於中途。嗟乎！嗟乎！天不欲使我復有所建樹，曷爲降罰不於吾躬而於吾徒？況乃¹⁵蓼義罔極，¹⁶脊令畢逋，血隨淚盡，魂共歲徂。吾松坡乎！吾松坡乎！汝胡忍自潔而不我俱！

嗚呼！余有一弟，君之所習以知；余有羣雛，君之所樂以嬉。今率以拜君，既以侑君之靈，亦以永若輩之思。¹⁷心香一瓣，淚酒一卮，微陽麗幕，靈風滿旗。魂兮歸來，鑑此淒其鳴呼哀哉！尚饗！

詞 國殤

楚 辭

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敵若雲，矢交墜兮士爭先。凌余陣兮
躡余行；左驂殪兮右刃傷。羈兩輪兮繫四馬，援玉枹兮擊鳴鼓。天時懃兮威靈怒，嚴殺盡
兮棄原野。

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遠，帶長劍兮挾秦弓！首雖離兮心不懲。誠旣勇兮
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身旣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爲鬼雄！

一三 用機器殖財養民說

薛福成

凡人用物，¹ 輸其質良、價廉，此情之所必趨，勢之所必至；非峻法嚴刑之所能禁也，非
令名美譽之所能勸也，非善政溫辭之所能導也。

西洋各國，工藝日精，製造日宏，其術在使人獲質良、價廉之益，而自享貨流、財聚之效，彼
此交便，理無不順；所以能致此者，恃機器爲之用也。有機器，則人力不能造者，機器能造之；十
人、百人之力所僅能造者，一人之力能造之。夫以一人兼百人之工，則所成之物必多矣。然以

一人所爲百人之工，減作十人之工之價，則四方必爭購之矣；再減作二、三人之工之價，則四方尤爭購之矣。然則論所成之物，一人可兼十、百論所獲之價，一人可兼二、三加以四方之爭購其物，視如減十、減百之便利；而謂商務有不殷盛，民生有不富厚，國勢有不勃興者哉？

中國人民之衆，十倍西洋諸國，議者謂廣用機器，不³啻奪貧民生計，俾不能自食其力。西洋以善用機器爲養民之法，中國以屏除機器爲養民之法。然使行是說也，必有人所能造之物而我不能造者。且以一人所爲之工，必收一人之工之價，則其物之爲人所爭購，必不能與西人之物相抗也明矣。自是中國之貨，非但不能售於各國，並不能售於本國。自是中國之民，非但不能自食其力，且知用力之無益，遂不自用其力。自是中國之民，非但不能成貨以與西人爭利，且爭購彼貨以自供其用，而厚⁴殖西人之利。然則商務有不衰歇，民生有不凋敝，國勢有不⁵陵替者哉？

是故守不用機器、調劑貧民之說者，皆飢寒斯民、困阨斯民者也。此從前閉關獨治之說，非所施於今日也。必也研精機器以集西人之長，兼盡人力以收中國之用，斟酌變通，務使物質益良，物價益廉，如近年日本之奪西人利者；則以中國之大，何圖不濟？余觀西洋用機器之

各廠皆能養貧民數千人或數萬人。蓋用機器以造物，則利歸富商；不用機器以造物，則利歸西人。利歸富商，則利猶在中國，尙可分其餘潤以養我貧民；利歸西人，則如水漸涸而禾自萎，如膏漸銷而火自滅，後患有不可言者矣！

一四 怎樣建設內地

翁文灝

中國的建設計畫，向來是自外發或對外言的多，自內發或對內言的少。因爲自外發動或對外提議，所以計畫的目的完全是開發內地，把內地的財力輸出國外，或是把外國進口來的貨物盡量輸入於內地。開發當然是好的，但如果各種事業完全偏重於輸入洋貨，必定弄到內地到處都是洋貨，本國工業完全破產，所有現金盡數集中於沿海口岸。離海較遠的省分，紙幣徧地，¹ 民不聊生。如果常是這樣的建設，必至工業愈進步，經濟愈退步，這是破壞，不是開發。

中國自動的建設必須以建設內地的經濟中心爲目的。中國的面積連東四省及外蒙、西藏在內，和整個的歐羅巴洲一樣廣大。即使把它們減去了，剩下來的還有二三百萬方公里。

里，比法國或德國大十四倍；比日本本部大十九倍。如此大國，即使不能完全經濟獨立，至少也應該想法使自己有許多出產——原料及製造品——，一方面供給本國的用途，一方面竭力向外國推銷，和我們自己實在無法出產的物品交換。內地出產多了，對外開發才不至完全吃虧，洋貨方不至²壟斷我們的市面，財力方不至完全窮乏。

東亞的大局真如一個大火爐上的一條絨氈，爆發焚燒的日子近在眉睫。假如日本與蘇俄認真開了戰，有許多人想日本人一定要占據天津、青島與上海，關住了中國的大門。所以即使中國不想開戰，也不易完全中立。當那沿海區域被別國占據和封鎖的時候，不但軍械、汽油等等的供給毫無自由，而且我們靠以生活的米、麥，都將無人供給。所以內地如果沒有經濟中心，在平時固然愈開發愈加窮困，在戰時更是整個的受制於人，不能立國。所以我們可以說建設內地，便是建設中國；因為有了勉強足以自給的內地，我們到了危急的時候，至少還可據以自守，徐圖恢復。

建設內地如何做法呢？第一要認清內地的經濟中心。中國有一種極通行的誤解，便是把各處地方不論高低富³瘠，一概用面積來做比較。例如說甘肅省差不多比浙江省大四

倍，所以甘肅便能容納四倍於浙江的人口，即八千八百萬人，比現在甘肅人口可增十五倍。這是大錯。因爲一塊土地能養活若干人，有許多重要環境，決不能專靠面積作爲唯一的標準。然則中國究竟有幾個重要的經濟中心呢？這問題稍爲複雜，此地不易詳細說明，現在只能略說大概。目前大家所最注意的幾乎不出緊靠海岸或緊鄰長江下游的少數地方。自然這種地方交通便捷，商務上是極重要的，但也必須內地更有生產中心，方免⁴外強中乾之苦。生產中心在那裏呢？江西和湖南，天然的是兩個經濟中心。這二省的礦產都很豐富，江西的⁵鐵，湖南的⁶銻，都是全球第一的富礦，如果善爲利用，出產尙可大增。江西的瓷器，湖南的⁷鋅、鉛，雖然缺少進步，也還是全國第一。在二省內煤、鐵二礦也很豐富，有了如此天然富源，還只是購用外國進來的煤、鐵，真是辜負天工。此外如夏布，如糧食，向來也極發達，只須減少人事摧殘，便可蒸蒸日上。長江上流，四川向稱天府之國，到現在還是出口超過進口。四川不但糧食富足，而且有好幾種工業如煉糖、製鹼、造紙等，在沿海各省都不能立足的，在四川還很能維持。這便是建設內地的好處的一個最大證據。四川鹽井的豐富，是世界少見的，更有煤氣及少量石油的附產。一部分鹽井內還有⁸鉀、鹽和⁹溴、碘的存在，都應該設法利用。

的說到北方，河南、河北、山東的富源，大家都已知道。至於西北各省的情形，則往往有若干誤會。我已屢有機會說明，決不能單靠面積做標準，空談把東南太多的幾千萬人口都快速的移往西北，這是事實上不可能的。但西北自有西北的好處。西北的農業固然不能過分樂觀，但可以施行灌溉工程的區域爲數不小。譬如陝西的¹⁰涇惠渠，已經很有成績，每畝收成可增數倍。如果¹¹洛惠、¹²渭惠二渠，亦能善爲經營，成績可以相等。不過以上三渠每個能灌溉的面積大約都不能超過一百萬畝以上，如果希望過大，失望也不能免。再遠的如寧夏平原，如涼、甘、肅三州，或導用黃水，或引用山水，古人成績猶存，今人更宜利用，但他們的面積也並不是極大的。當然我們並不要專說大話，我們把目前能利用的富源盡量利用，也就可以造成幾個內地的經濟中心了。雖然內地交通不大便，有許多東西運不出來，但如棉花，如菸草，倘能善爲培植，一定可以大宗產銷。就我國北部幾省來講，產煤極豐，煤是礦產最重要的部分，煤是動力之源，一切工業離不了它。我國北部煤田的寬廣，煤層的齊整，煤質的優良，都是世界所少見的，應該竭力開發，作爲許多工業的基礎，現在除了¹³二、三個有外人幫助的大礦外，其餘都衰微憔悴，真太可憐了。

以上不過隨便舉例，便可見內地大有可供發展之地。每一個經濟中心都應該有人盡力經營。說到此處，我有一個感慨，就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士太不肯往內地去了。近年來中央與各省都很提倡留學，還有幾個庚款機關從旁幫助，爲國造才當然甚好，但是畢業回國的人才，如果全數擁擠在京、滬、平、津等地，大家都不肯到內地去做事，那內地怎麼能發達呢？不但留學生，即是本國大學，現亦大造洋樓宿舍，學生用費每年須要四、五百元，多則七八百元。學生舒服慣了，大多數也怕入內地。偶有不得已而去的，也是灰心失意，胡作妄爲，於地方害多益少。全國財富和全國人才，都擠在沿海三、四省內，把內地弄得一空如洗，這是中國最大的險象。所以我說建設內地的第二辦法是要請全國有志、有力的人才，大家都往內地去服務，不要怕勞畏苦，因爲現在只有建設內地，方是真心救國。

第三是要溝通各個經濟區域的交通。中國各省近年有一個很危險的趨勢，就是要想經濟獨立。例如山西省，各縣地方的治安，行政的整齊，真是可做全國的模範，但他們的經濟政策卻太偏向獨立。鐵道部要從太原造一條鐵路，直達風陵渡，以期與隴海路在潼關相接。這計畫是很好的，山西人卻定要改造，不到潼關而到蒲州。在我們看來，真不懂是甚麼意思，

因為本來可以溝通內外的，現在還是整個的關在省內。再如廣東要對他省入口的貨物加收進口稅款，更是自分⁴畛域，格外可惜了。其實經濟的第一作用便是有無相通，彼此幫助，如果大家關門自大，不相聞問，其結果必弄到大家沒有好處，內地更加衰落了。從這一點看來，其他地方的交通建設，更應該特別留意。例如¹⁵漢中一處，甚至四川盆地，對於陝西中部的交通，應該竭力設法增加便利，一旦遇到西北荒年，可以用它們的糧食來救濟，而陝中的棉花也可運往南方做衣服，因為四川省人口甚多，而棉花卻極缺乏。有許多講交通計畫的人，只計畫著如何從內地通到沿海商埠，這當然是很重要的；但同時也必須想想如何從內地的一個經濟中心通到另一個經濟中心！所以我特別提出這一點來供大家參考。

一五 許行章

孟子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²捆屨，織席以爲³食。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

聖人哉。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

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⁴饗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⁵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奚冠？」曰：「冠素。」「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曰：「害於耕。」「許子以⁶金甌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爲之與？」曰：「否，以粟易之。」

「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⁷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⁸耕且爲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也？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⁹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¹⁰食人，治人者¹¹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

人獸蹄鳥迹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¹²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¹³九河，¹⁴滄濟、澑而注諸海；¹⁵決汝、漢，¹⁶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¹⁷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¹⁸放勳¹⁹曰：『²⁰勞之來之，²¹匡之直之，輔之翼之，²²使自得之，又從而²³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

「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夫以²⁴百畝之不易爲己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²⁵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²⁶倍之。昔者，孔

子沒，三年之外，門人²⁷治任將歸，入揖於²⁸子貢，²⁹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³⁰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³¹子夏、子張、子游，以³²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³³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³⁴秋陽以暴之，鴻鵠乎不可尚已！」今也，南蠻³⁵駛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吾聞出於幽谷遷於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³⁶魯頌曰：「³⁷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爲不善變矣。

「從許子之道，則市³⁸賈不貳，國中無僞；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履大小同，則賈相若。」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佰，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屢小屢同，賈人豈爲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

一六 論終身工作之目標

陳立夫

凡人必須有終身的工作之假定（即立志），然後以此工作爲其生活之核心，並懸爲前進之目標，從而集中其一切心思才力於此工作，並向此鵠的不斷地躍進。這樣，人們的生

命才算有一個¹歸宿之所，才能安定起來，好讓自己生命的泡沫和浪紋，一個個、一絲絲消融集化於這裏，最後乃可獲得生命力的結晶——生命的成功。即古人所謂，「²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在這種有目的、有希望的人生進程中，人們當然處處只覺得有意義，只覺得活躍的新奇與創進的快樂，絕不會有疲勞的痛苦，空寂的煩悶。因此雖遇任何不合意之被指定的工作，處任何不滿意的遭際，也不致消極頹唐。³自暴自棄，倒會因環境的壓迫，而更能積極奮鬥，自立自強。曾國藩有幾句話說得很好：「古人焦難憂虞之際，正是德業前進之時，其功在胸懷。⁴坦夷，其效在身體康健。聖賢之所以爲聖賢，佛家之所以成佛，所事皆在大難磨折之日，將此心放得實，養得靈，有活潑灑之胸襟，有坦蕩蕩之意境，則身體雖有外感，亦必不至於內傷」。這就是說一個人如果有了終身工作，則心有歸宿，因而能「放得實，養得靈」，因而整個生活都呈現一種欣悅的情調，毫無慘淡的色彩。

又古人所謂「安貧樂道」，並不是勉人以消極地忍耐，實在是要能積極地樂其終身的工作之創進的路線（道）而不介意現在所不滿意的被指定工作與環境。古今中外許多

多聖哲莫不竭力主張提高各人的「精神生活」或「心的生活」，其實際的意義，也就是要人們有高遠的、理想的、終身的工作。至於所謂「⁵興滅國，繼絕世」，「⁶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哲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那更是古人勉勵我們的最崇高偉大的終身工作呵！

其次，一個人如果沒有終身的工作，則當其被指定工作喪失時，必有趨於死滅的危險，——我們前面已經講過，一個有終身工作的人，而被指定其他的工作，結果必至犧牲其一部分時間與精力；但是一個無終身工作的人，則根本談不到犧牲，且當他被指定某種工作時，不僅不能說有所犧牲，而且反有所獲。舉例來說：譬如我今天一定要請你吃飯（被指定工作），你如果今天已經預定要做某一項重要的工作（終身的工作），那末，你今天爲吃我這餐飯，就不得不耽擱你預定的工作，這不是犧牲了你一部分做事的時間與精力嗎？但是如果你根本是一個遊手好閒、無所事事的人，那末，今天我請你吃飯，使你能無所花費而大嚼一頓，不是有所獲嗎？由這種情形，我們可以知道：一個無終身工作的人是很危險的，如果找不到或失掉被指定的工作，他就立刻喪失了存在的條件，他的生活便立刻無正當的

目的；他整個的生命，便失了重心而要飄搖動蕩，由亂動而向著死滅之路前進。

一個國家如果有數十百萬這樣無終身工作（即無目的）的知識分子，其國未有不亂。集這樣數十百萬朝夕待人指定工作，而在低級物慾引誘推動之下，巧取豪奪的知識分子於一國，其國之政治當然不易清明，因輪流地爭奪及把持飯碗（即被指定工作）之要求，於是不得不形成政潮的起伏，貪污的流行，同樣，其國家與民族之文化，則只有破壞而無所創進，或創進者少而毀滅者多，結果總是無進步。但是旁的國家和民族，他們是一日千里地躍進的，所以不能同樣創進的國家和民族，便是相對的後退，其文化也就日益衰落。

總之一個國家或民族之興衰，是隨其文化之興衰為轉移；而文化的興衰，又決於為國民中堅之知識分子對於文化的創進力之強弱；而這個創進力的強弱，又視一般知識分子有無終身的工作之假定，即能否立志而定。如果知識分子尙且人人無志，人人無固定的生活的目的，則民族亦為無志、無目的之民族，而失其生存之可能。所以知識分子在一個國家與民族中，其地位異常重要，他們應當不論處境如何艱難，不可一日無終身的工作。即不可一日無遠大的、固定不移的志願，所謂「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

一七 東行隨感錄（節錄）

李哲生

第一日，¹泊萬縣，恰好是舊曆中秋日。萬縣那地方，²烏合蜂屯的各種軍隊很多，上岸異常危險，我便不上岸。對著這空江夜月，異常清爽；若不是艙位的狹窄污垢，人聲的擾攘喧嘩，便真是佳境了。第二日，經過有名的³三峽，抵⁴宜昌，風景之美，真不能用文字、言語形容。人說山水之美如畫，像這樣峯奇勢詭，移步換形，便畫也畫不出。

⁵忠州⁶石堡塞，用石砌成，一層層堆上高峯，很可觀。再下過⁷夔州，即是⁸白帝城遺址，⁹昭烈廟在山半，¹⁰八陣圖在下面江中，水深輪疾看不見。夔府以下遠遠的可以望見¹¹夔門，兩面山腳伸入水中，江面極窄。入了夔峽，¹²灔澦堆便在前面。北岸有羊腸細路一條，異常危險，乃是拉上水船的繩路，係¹³鮑超出鉅金雇人鑿的。船行數十分鐘，過了夔峽，山勢稍開。頃刻過了巫山縣，入巫峽了。夔峽三十里，巫峽一百二十五里，都是高峯刺天，崖壁並無大樹，全露石骨，現出蒼翠如玉的顏色；或是苔蘚¹⁴蒙茸，萬丈青綠，中間夾雜著黃銅色的石骨，不生寸草，日光映著，好像黃金闕一般。山峯的形狀千奇百怪，有筆管一般的尖峯；有圓錐形的，

三棱形的；上豐下銳的，上懸下削的；扁形平頂如門扇的，如城闕的；總之不是我們平時懸想得出。巫峽過去，叢樹中露出白色的小廟門，上有「玉皇觀」三字，那便是古代的¹⁵黃陵廟。山上無數洞穴，有人在穴中建屋居住；此外草樹中的人家，¹⁶豆人寸屋，隱現其間。有時兩山夾江，日光斜射，此岸山的陰影，遮著彼岸的一部；船在中行，只覺得陰晴不定，變幻恍惚。峽裏風力猛利，吹人欲倒，呼呼的耳目閉塞，白浪激起數尺，全江震動。我形容三峽費了無數筆墨，還不能得其萬一。總之，夔峽很短，它的好處是深厚，是蒼秀；巴峽與巫峽略同，但江路迴環，較覺變幻。此外經過諸峽，都不過數里。又過¹⁷歸州的¹⁸香溪，溪水淡綠色，一清徹底，傳說是漢代¹⁹王嬌生的地方。到了宜昌，山勢便盡了……。

一八 入蜀記（節選）

陸游

乾道六年閏五月二十一日 舟中望石門關，僅通一人行，天下至險也。晚泊巴東縣，江山雄麗，大勝秭歸，但井邑極於蕭條，邑中才百餘戶，自令¹廨而下，皆茅茨，了無片瓦。權縣事秭歸尉右迪功郎王康年，尉兼主簿右迪功郎杜德先來，皆蜀人也。謁²寇萊公祠堂，登秋風

亭下臨江山。是日重陰微雪，天氣³颸飄，復觀亭名，使人悵然，殆有流落天涯之歎。遂登雙柏堂、白雲亭。堂下舊有萊公所植柏，今已槁死，然南山重複，秀麗可愛。白雲亭則又下幽奇絕境，羣山環擁，層出間見，古木森然，往往二、三百年物。欄外雙瀑瀉石澗中，跳珠濺玉，冷入人骨；其下是爲慈溪。⁴奔流與江會。予自吳入楚，行五千餘里，過十五州，亭榭之勝，無如白雲者，而止在縣廨聽事之後。巴東了無一事，爲令者可以寢飯於亭中，其樂無涯，而闕令動輒二、三年無肯補者，何哉？

二十二日 發巴東，山益奇怪，有夫子洞者，一竇在峭壁絕高處，人迹所不可至，然鬚鬚若有欄楯，不知所謂夫子者何也。過三分泉，自山竇中出，止兩派，俗云三派，有年兩派中熟，一派或絕流饑餓。泊疲石，夜泊。

二十三日 過巫山，凝真觀謁妙用真人祠，真人卽世所謂⁵巫山神女也，祠正對巫山，峯巒上入霄漢，山腳直插江中，議者謂⁶太華、衡、廬皆無此奇，然⁷十二峯者，不可悉見，所見八、九峯，惟神女峯最爲纖麗奇峭，宜爲仙真所託。祝史云：「每八月十五夜，月明時，有絲竹之音，往來峯頂，山猿皆鳴，達旦方漸止。」廟後山半有石壇，平曠傳云：「夏禹見神女授符書於

此壇上」。觀十二峯，宛如屏障，是日天宇晴霽，四顧無纖翳，惟神女峯上有白雲數片，如鸞鶴翔舞，⁸裴徊久之不散，亦可異也。祠舊有烏數百，送迎客舟，自唐夔州刺史李貽詩已云：「羣烏幸⁹胙餘」矣！近乾道元年，忽不至，今絕無一鳥，不知其故。泊清水洞，洞極深，後門自山後出，但¹⁰鼈闔，水流其中，鮮能入者。歲旱祈雨，頗應。權知巫山縣左文林郎冉徽之、尉右迪功郎文庶幾來。

二十四日 早抵巫山縣。在峽中，亦壯縣也，市井勝歸峽二郡。隔江南陵山極高大，有路如線，盤屈至絕頂，謂之一百八盤。黃魯直詩云：「一百八盤攜手上，至今歸夢繞羊腸」，卽謂此也。縣廨有故鐵盆，底銳似半甕狀，極堅厚，銘在其中，蓋漢¹¹永平中物也。缺處鐵色光黑，如佳漆，字畫淳質可愛玩。有石刻魯直作盆記，大略言：「¹²建中靖國元年，予弟叔向嗣直自涪陵尉攝縣事，予起¹³戎州來寓縣廨，此盆舊以種蓮，余洗滌乃見字」。云游楚¹⁴故離宮，俗謂細腰宮，有一池，亦當時宮中燕遊之地，今湮沒略盡矣。三面皆荒山，南望江山奇麗。又有「將軍墓」，東晉人也，一碑在墓後，跌陷入地，碑傾前欲壓，字才半存。

二十五日 晴後至大谿口泊舟。出美梨，大如升。

二十六日 發大谿口，入瞿唐峽，兩壁對聳，上入霄漢，其平如削成，仰視天如匹練，然水已落，峽中平如油盃。過聖姥泉，蓋石上一罅，人大呼於旁則泉出，屢呼則屢出，可怪也。晚至瞿唐關，唐故夔州與白帝城相連。¹⁵杜詩云：「¹⁶白帝夔州各異城」，蓋言難辨也。關西門正對灘瀨堆，堆碎石積成，出水數十丈，土人云，方夏、秋水漲時，水又高於堆數十丈。肩輿入關，謁白帝廟，氣象甚古，松柏皆數百年物，有數碑，皆¹⁷孟蜀時所立，庭中石筍，有黃魯直建中靖國元年題字。又有越公堂，¹⁸隋楊素所創，¹⁹少陵爲賦詩者，已毀，今堂近歲所築，亦甚宏壯。自關而東卽東邨，少陵故居也。

二十七日 早，至夔州，州在山麓沙上，所謂魚復永安宮也。宮今爲州倉，而州治在宮西北，²⁰甘夫人墓西南。²¹景德中，轉運使丁渭薛韻所徙。比白帝城頗平曠，然失關險，無復形勢。在瀼之西，故一曰瀼西，土人謂山間之流通江者曰瀼云。州東南有八陣磧，孔明之遺迹也。碎石行列如引繩，每歲江漲磧上，水數十丈，比退，陣石如故。

詩 夜雨寄北

李商隱

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

一九 與友人論學書

顧炎武

比往來南北，頗承友朋推¹。一日之長，²問道於盲。竊歎夫百年餘以來之爲學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³命與仁，夫子之所罕言也。⁴性與天道，子貢之所未得聞也。性命之理，著之易傳，未嘗數以語人。其答問士也，則曰：「行已有恥」。其爲學，則曰：「⁵好古敏求」。其爲門弟子言，舉堯、舜相傳所謂⁶危微精一之說，一切不道，而但曰：「⁷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嗚呼！聖人之所以爲學者，何其平易而可循也！故曰：「⁸下學而上達」。顏子之幾乎聖也，猶曰：「⁹博我以文」。¹⁰其告哀公也，明善之功，先之以博學。自曾子而下，篤實無若子夏，而其言仁也，則曰：「¹¹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今之君子則不然，聚賓客門人之學者數十百人，「¹²譬諸草木，區以別矣」。而一皆與之言心、言性，¹³舍多學而識，以求一貫之方；置四海之困窮不言，而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說；是必其道之高於夫子，而其門弟子之賢於子貢，¹⁴東魯而直接¹⁵二帝之心傳者也。我弗敢知也！

孟子一書，言心、言性，亦諄諄矣，乃¹⁶萬章、公孫丑、陳代、陳臻、周霄、彭更之所問與孟子之

所答者，常在乎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間。以伊尹之元聖，堯舜其君其民之盛德大功，而其本
乃在乎¹⁷千駟一介之不視不取。¹⁸伯夷、伊尹之不同於孔子也，而其同者，則以¹⁹行一不義
殺一不幸而得天下不爲。是故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恆言也。出處
去就、辭受、取與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恆言，而今之君子之所罕言也。謂²⁰忠與清之未至於仁，
而不知不忠與清而可以言仁者，未之有也。謂²¹不忮不求之不足以盡道，而不知終身於忮
且求而可以言道者，未之有也。我弗敢知也。

愚所謂聖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學於文。」曰：「行已有恥。」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國家，
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也。恥之於人大矣！²²
不恥惡衣惡食，而²³恥匹夫匹婦之不被其澤，故曰：「²⁴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

嗚呼，士而不先言恥，則爲無本之人；非好古而多聞，則爲空虛之學；以無本之人而講空
虛之學，吾見其日從事於聖人而去之彌遠也！雖然，非愚之所敢言也。且以區區之見，私諸同
志，而求²⁵起予。

二〇 青年的三大修養

李石岑

今晚和諸位講「青年的三大修養」。這個題目的意思，是因為童子軍的目標是智、仁、勇三字，我便把這三字當作青年的三大修養的主題。智、仁、勇三字是怎樣解釋呢？我想諸位是很喜歡聽的，而且也應該知道的。

智、仁、勇三字是從儒家引用來的。¹孔子說：「仁者不憂，智者不惑，勇者不懼。」中庸篇也說：「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中庸的話，雖標明「子曰」，卻不一定是指子說的。這兩方面的話，是不是有矛盾的地方呢？我們詳細地考察，覺得內容並不矛盾，而且互相一致。現在把各個主題逐條解釋。

孔子在上述三個主題中，首先注重的是「仁」。所謂「仁者不憂」，是甚麼意思呢？他看「仁」字是看得很廣泛的，包括一切生活之樂。有一次，葉公問子路說：「孔子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呢？」子路沒有答他，後來孔子對子路說：「²汝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這是描寫孔子生活之樂的。又有一次，孔子稱讚他的弟子顏

回道：「³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這是描寫顏子生活之樂的。孔顏對於「仁」的工夫，是做得很牢實的，我們當然不能不稱他們爲仁者。這樣看來，「仁者不憂」的意義就可以明瞭了。我們在這裏，又可以看到仁者是前進不懈的。孔子說：「⁴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孔子只恨那些坐著不動的。無論你做甚麼事，只要你向前做去，總是對的。所以中庸說：「力行近乎仁。」人只要不停歇，便不會懶散。中國人忽略了這點，以致專以坐著不動爲幸福，爲安分守己；而以好勞務動爲多事，爲失了身分，於是養成一種好懶散的習慣。譬如內地差不多到處都設有茶館，一般人整天在那裏談天，於是把生活弄成死板、枯燥、單調、平凡，成了麻木的樣子，這就叫做「麻木不仁」。生活到了麻木不仁的地步，便一切都沒有生氣了，還談得上甚麼憂不憂呢！仁是表現生活的努力的，因此，孔子提出一個忠、恕之道。忠是盡己，恕是推己及人。所謂忠、恕，也就是「⁵己立立人，己達達人」的意思，都是表現對己、對人一種生活上的努力。如果果不從這點著眼，那就根本不了解孔子之所謂仁了。我們講儒家的仁，須體會這層意思。

儒家的仁已解釋過了，現在要講到智和勇。但儒家對智字的發揮頗少。對勇字的發揮

卻是很多。現在我先說勇。

勇並不是「撫劍疾視」的意思，勇並不是一味蠻勇；乃是知恥。孟子講養勇講得很起勁。他講到養勇就連帶地講到養志、養氣。養志、養氣才是養勇的根本工夫。否則所養的只是小勇，只是敵一人的匹夫之勇。我們養勇，要養大勇。大勇是要與我們的生命發生關係的。我們處在生死存亡之際，要能夠立定腳跟，不隨風轉舵。這樣便可以造到大勇的地步。這樣便非養志、養氣不可。關於這種大勇修養的方法，要在平日能認清目標。譬如孔子的目標是仁，他便說：「⁶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孟子的目標是義，他便說：「⁷生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殺身成仁，舍生取義，這是何等的大勇！所以孔子說：「勇者不懼」，而中庸更補充地說：「知恥近乎勇。」

講到這裏，想諸位對於仁與勇都已明白了。現在講智。孔子說：「⁸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從這段話裏，可見孔子是自認無知的。惟其自認無知，才有求知的熱望。孔子處處提到⁹博文、約禮，而博文在先，都是要人求知的意思。中庸說：「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五段工夫中，前四段部是關於求知的。可見儒家並不是

不注重求知，不過關於求知沒有特殊的議論罷了。

以上關於智、仁、勇的涵義已講過了。我們知道自然界的物質，時時刻刻在變化發展，時刻刻在新陳代謝，而社會也同樣地向前推動，所以我們應該拿新時代的觀點來解釋智、仁、勇，依現在眼光看：智是研究學術的精神，仁是服務社會的精神，勇是砥礪人格的精神。我們處在文化落後的國家，對於智的問題，當然非努力研究不可。在歐洲方面的學生固是用功，而教員更為努力。學生畢業之後，常常組織各種研究學術的團體，繼續研究。我們應該學他們這種好學的精神。對於仁的問題，也非竭力講求不可。仁是對生活的努力，我剛才已經講過。我以為我們服務社會，要抱著三幹的精神便是「能幹、肯幹、敢幹」。這樣，我們的生活不會到麻木不仁的地步。對於勇的問題，更非徹底講明不可。勇是砥礪人格，注重在知恥。就是要先確定目標，不要隨風飄動。暮楚朝秦！

智、仁、勇三者是互相聯繫的。譬如研究學術，不去服務社會，不求社會的實踐，是無法證明學術的真價的。又如服務社會，不顧到自己的人格，不能知恥，也徒然做了他人的工具。所以三者是緊相聯繫的。

二二 電學與知難行易說（節錄）

孫文

自古製器尙象，開物成務，中國實在各國之先，而創作之物，大有助於世界文明之進步者，不一而足。如印版也，火藥也，瓷器也，絲茶也，皆為人類所需要者也。更有一物，實開今日世界交通盛運，成今日環球一家之局者，厥為¹羅經。

古籍所載指南車，有謂²創於黃帝者，有謂³創於周公者，莫衷一是。然中國發明磁石性質而製為指南針，由來甚古，可無疑義。後西人仿而用之，航海事業於以發達。倘無羅經以定方向，則汪洋巨浸，水天一色，四顧無涯，誰敢冒險遠離海岸，深蹈迷途，而赴不可知之地哉？若無羅經為航海之指導，則航業無由發達，而世界文明必不能臻於今日之地位。羅經之為用，誠大矣哉！

然則羅經者，何物也？曰：是一簡單之電機也。人類之用電氣者，以指南針為始也。自指南針用後，人類乃從而注意於研究磁針之指南，磁石之引鐵。經千百年之時間，竭無窮之心思、學力，而後發明電氣之理。乃知電者無質之物也。其性與光、熱通，可互相變易者也。其為物彌

漫六合，無所不入，無所不包；而其運行於地面也，有一定之方向，自南而北。磁鐵受電之感，遂成爲南北向之性；如定風針之爲風所感而從風向之所之者，同一理也。

往昔電學不明之時，人類視雷、電爲神明而敬拜之者，今則視之若牛、馬而役使之矣。觀於通都大邑之地，其用電之事，與日俱增；點燈也用電，行路也用電，講話也用電，傳信也用電，作工也用電，治病也用電，炊爨也用電，禦寒也用電。以後電學更明，則用電之事更多矣。

以今日而論，世界用電之人，已不爲少，然能知電者有幾人乎？每遇新創製一電機，則舉世從而用之，如最近之大發明爲無線電報，不數年卽已風行全世。然當研究之時代，費百年之工夫，竭無數學者之才智，各貢一知，而後得成全此無線電之知識。及其知識真確，學理充滿，而乃本之以製器，則無所難矣。器成而以之施用，則更無難矣。是今日用無線電以通信者，人人能之也；而司無線電之機生以應人之通信者，亦不費苦學而能也；至於製無線電機之工匠，亦不過按圖配置，無所難也；其最難能可貴者，則爲研求無線電知識之人。學識之難關一過，則其他之進行，有如反掌矣。

以用電一事觀之，人類毫無電學知識之時，已能用磁針而製羅經，爲航海指南之用。及

電學知識一發達，則本此知識，而製出奇奇怪怪層出不窮之電機，以爲世界百業之用。此行之非艱，知之惟艱，電學可爲鐵證者也。

二二 化學與知難行易說（節錄）

孫文

近世科學之發達，非一學之造詣，必同時衆學皆有進步，互相資助，彼此乃得以發明。與電學最有密切之關係者爲化學，倘化學不進步，則電學必難以發達；亦惟有電學之發明，而化學乃能進步也。

然爲化學之元祖者，卽道家之¹燒煉術也。古人欲得不死之藥，於是²方士創燒煉之術以求之。雖不死之藥不能驟得，而種種之化學工業則由之以興：如製造硃砂、火藥、電器、豆腐等事業，其最著者；其他之工業，與化學有關係由燒煉之術而致者，不可勝數也。中國之有化學製造事業，已數千年於茲。然行之而不知其道，並不知其名，比比皆是也。

吾國學者今多震驚於³泰西之科學矣，而科學之最神奇奧妙者，莫化學若；而化學之最難研究者，又莫有機體之物質；若有機體之物質之最重要者，莫糧食若。近日泰西生理學